



武 9 <sup>上</sup>
702
2



信9武  
702  
卷2

奇文  
賞書  
樓

Blank ruled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Small decorative marks or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井觀醫言卷中

尾臺逸士趙禍

藥者偏性之物也。偏性之物皆有。雖有厚薄之異。畢竟無非毒者。與嘉穀蔬菜。平日供養之品不同也。毒即能。能即毒。毒藥之性也。能藥之才也。加以劑和之妙用。所以瞑眩而疾瘳也。自道家長生延年之說興。始有補虛益氣之藥。遂塗抹千歲之耳目。風習所移。雖卓絕之士。不能脫其窩窟。俗亦習聽其言。而信其誕。豈不浩歎乎。素問曰。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異方論齊毒藥攻

卷中  
尾臺逸士趙禍

其內鑿石鍼艾治其外也。湯液醴毒藥治其內。鍼石治

其外。移精變氣論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

五菜為充。時氣法毒藥所宜。示從容論毒藥所主。疏五過論知毒

藥為真。寶命全形論靈樞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

微鍼通其經脈。九鍼十原論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

毒藥如何。論通篇素靈之所示，昭然明白如此。非如本草

妄說多也。周禮曰：聚毒藥以共醫事。天官疾醫條凡療瘍以

五毒攻之。瘍醫條呂氏春秋曰：毒藥逐除治之。盡數淮南

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

也。注術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繆稱訓割瘕

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

言詮訓鶡冠子曰：積毒成藥，工以為醫。環流篇若扁鵲鑿血

脈，投毒藥。世賢篇墨子曰：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尚同史記

曰：毒藥苦於口，而利病。留侯世家按淮南王列傳張良列傳并同

孔子家語六本篇說苑敬慎篇俱左氏傳曰：襄公二歲

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杜注曰：常志相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杜注曰：常志相違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愈已病也疢之美，其毒滋多。越絕書曰：古人云：苦藥利病，苦

毒藥利病，苦

言利行。

外傳計倪

劉子新論曰夫內熱飲毒藥者非不害也。

瘞疽用砭石者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大痛。

減細害至而巨害除也。

利害篇按細害謂眩之若巨害謂疾病之厄。

歷觀以

上諸書藥之為毒彰彰乎明矣。余謂藥才之名毒性之

名者豈不然乎。如謂仰藥而死者亦可以見矣。或曰周

禮毒藥謂毒與藥即五藥五毒是也。此說非也。其疾醫

條曰五藥瘍醫條曰五毒者互文耳。

藥性有厚薄物類有佳惡。然此不必論。唯費用得其當

耳。莊子曰鷄壅豕零時為帝也。董及桔梗互為宰也。列

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芟苒用之當。桔梗芟苒

生之不當。金玉斃之。淮南子曰譬若早歲之土龍疾疫

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此與金粉雖貴入眼為翳正一

理也。本草論藥分為上中下三品者恐不然。

呂覽曰

達篇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和萬物之變

莫不為利。莫不為害。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

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目則為聾。為盲。處鼻則為鼽。

為窒。處腹則為脹。為疝。處足則為痿。為蹶。又曰人三百

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

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之鬱也。尤倉子曰。草爵則為腐。樹爵則為蠹。國爵則百慝並起。淮南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鬱氣。逸謂飲食無節。逸樂任情。寢處不慎。勤勞過度。則精氣或致壅閉。或為虧乏。於是乎。疾疢作。諸患生。若篤劇之極。沉滯之久。不食涉日。則終致精氣竭盡。故雖藥治十全。病毒盡除。尚不能保其命。况於病毒未全除者乎。白虎通曰。死之為言。漸

也。精氣窮也。參此說諸。以究其義。則疾病死生之理。可得而知矣。若夫蟲與鬼。則互付別論焉。

九竅之目。素靈數見。又見于管子內業篇。韓非子解老篇。春秋繫露五行順逆篇。情欲篇。淮南子泰俗訓。呂覽開春篇。達爵篇等。又謂之九孔。見于列子仲尼篇。

五藏六府。醫家通言。然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是亦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鄭注曰。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此說可疑矣。夫腸雖分稱大小。元是一腸。何獨遺膽。按鄭語曰。建九紀。以立純德。韋昭曰。九紀九藏。

也。正藏五。又有胃膀胱腸膽。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九藏當以韋說為正。盖如心肺肝脾腎膽胃腸。吐納大氣。消化飲食。釀造血精脂液。以為灌溉榮養。以為運輸轉送。各有職掌。但膀胱貯泄小溲。而不關生化之用。稍為不同。然人身有膀胱。猶室家有廁廡。闕之亦不成家。所以為九藏之一也。

靈樞經水篇云。岐伯曰。夫八尺之士。皮肉在于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因是觀之。古昔已有斯事也。可知矣。今讀素靈。其於藏府也。說之以陰

五味

陽五行。配之以五常。五欲六情七情。至筋脉皮毛魂魄精神。五氣五聲五色類。莫不牽湊以為之說。盖內經本非一手所作。其雜糅固無怪。後人不親觀內景。而但牽拘其說。論之以臆。推之以理。以為治法之典要。然其論藏府官能。形狀位置。不能無錯誤。無它。無所實驗也。苟膠柱其說。則必致誤於臨治。以戕賊生靈矣。獨長沙氏不拘執于此。直隨脉證。以處方劑。而疾無不治者。是吾黨之所以奉為宗也。

西洋之醫法。以內景為本。曰明其常。而後制其變。故其

於內景尤致意。府藏形狀位置官能職掌色味運動意  
識以至血液之所以環流。疾疢之所以萌生之理。穿鑿  
細辨無不極其說。以余見之其所論述雖精細亦恐不  
免無舛舛。何則。解剖死屍以推生人之機運。形狀可得  
而機運不可得。機運可推而機運之所以變化成病。不  
可得而極。豈得一一得其肯綮而不失之窳窳乎。其說  
雖與漢人異。均歸於懸斷臆度而止。古人有言曰。使藏  
府言醫者色如土矣。嗚呼。臟腑幸不言。所以醫人抗顏  
逞臆說也。

寒疝症用烏頭湯烏頭桂枝湯大烏頭煎等。其分量煎  
法服度當如張子法。若瞑眩甚者得吐則瞑眩隨解。但  
用藥失機。擔閣後期者。雖藥中肯綮多難救。故治法貴  
果斷。心欲小。膽欲大。正在茲。予叔父患寒疝十餘年。大  
抵一年一二發。嘗於旅舍發動。昇而歸家。以路上不能  
將養服藥。病勢益劇。氣體困極。請岳父河本道一先生。  
先生難其治。舉族懇請曰。慘苦如此。不忍坐視。幸令得  
少時之安。死生非所復論矣。於是與大烏頭煎頃刻而  
瞑眩。昏冒憤憤吐水數升。苦楚頓退。困睡霎時。奄然而



逝矣。蓋苦楚累日，飲食不入，形神衰脫。是以雖病毒悉祛，而中氣不能接續，所以不起也。余年十三，親所目擊也。

有一農夫常患疝瘕，冬日冒寒出行，途涉川水深沒脛已涉矣，卒然振慄，腰腹拘急，不能行步，露卧路上，痛楚益甚。家人得報，輿迎而歸，肚腹攣急，劇痛欲裂，手不可近。余用烏頭湯如法，三服都不知，而病勢益進，四肢厥冷，白汗如珠，腹脹囊張，痛楚彌甚。更與大劑走馬湯，不吐又不下，遂死。此攻伐後機不能破堅壘，洵遺憾也。蓋

寒疝之發，多自外邪或傷食來，故其症雖劇也，用藥投機處方得當，必得奇効。若治療失機，或誤藥亂投，則病勢擾動，險症競起，至于難拯也。

疝瘕水病，腹脹滿而痛者，宜大黃附子湯。大小承氣湯，仲呂丸等，固矣。間有宜乾薑附子之屬者，當參照其証情脉狀，以下其治。

會津侯有疾，其症胸中脇下少腹右邊俱痛，方其發也，痛苦殊甚。一醫處積實薤白桂枝湯，無寸効。旁人云：十九年前患少腹痛，其苦不可言狀，幸得快復，其後不復

再發今年亦如此。余診之，即疝也。進大黃附子湯，芍藥甘草湯合方，胸腹痛日快。候大悅，至服藥第九日，痛復發。於是又延醫服藥十餘日，遂不起。可惜矣。蓋富貴之人，病不速快復，或少有變異，則眾議更醫，數醫雜沓，反為藥所誤。古人云：天下元無事，庸相亂之；病人元無事，庸醫殺之。其言雖激，可不深思之乎。

某侯室，胸腹攣痛咳嗽，小腹有時疝痛甚，勢迫心下，經行亦有多寡遲速。余云：是疝也，疾已痼矣。藥非長服，恐不見效。夫人許諾，乃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薑湯，每夜

用南呂丸一錢。其間雖証候有小異，確守前方。凡三閱月，宿患如忘。

脚氣上冲，巨里跳動如奔馬，胸中撞熱，呼吸促迫，嘔吐絕穀，目暗神亂，煩悶躁擾者，極為危險。如此者，可用走馬湯以挫其大勢。若心下石硬者，宜大陷胸湯。然是脚氣之惡症，勢已至此，得治者蓋希。

脚氣之死，唯在于衝心一路。若有胸膈跳動，心下鞞塞，肩背強急，面部浮腫，嘔吐息迫，二便不通等一二証者，他雖無所甚苦，必有卒然之變，須鄭重措置。

備中松山藩北村源藏患脚氣服藥無効乞治診之遍  
身腫滿心下痞堅腹滿如鼓喘而上氣煩渴身熱二便  
澁閉手足麻痺與木防己湯兼用陷胸丸一夕腫中跳  
動喘鳴氣急頭汗如珠前冒昏悶不能語言來告急乃  
投以大承氣湯得快下利二三行衝心稍收尋與木防  
己加苓朮湯兼用平水丸二便日快利漸得平卧服數  
十日息迫煩渴俱止浮腫喘鳴隨退乃轉桂枝加苓朮  
附湯兼用消塊丸麻痺全消行步如意前後三閱月告  
愈源藏時年六十八

阿州德島人野上屋定兵衛在上野桐生患瘡治後又  
罹傷寒未全瘳繼病脚氣昇歸于江戶浮舖請余治診  
之胸脇下滿心下結硬身有微熱腰腹拘急一身麻痺  
骨節疼痛兩脚緩弱不能起牀舌上黃大便秘小便不  
利余謂病者曰存嬰大患精氣大脫非勉服藥節飲食  
決不可已乃與附子湯兼用大柴胡湯日服五貼二便  
快利諸症漸退而善饑引食傍人不能制四五日間病  
反倍前胸動脈數心下堅實舌胎變黑渴欲飲水双脚  
浮腫於是轉越婢加朮附湯兼用大承氣湯嚴禁飲食

二便日快通。浮腫諸症逐漸退。但脚筋急痛不能起立。因轉桂枝加芍藥木附湯。尚兼用大承氣湯。至冬十一月。行動稍如意。因戒行李。携藥還於德島。

村上候世子得外邪。侍醫進發汗方。邪氣已除。繼發脚氣。胸腹動如奔馬。腹拘急。左方尤甚。兩足痿弱。大便不通。小便亦不快利。脉數急。余謂旁人曰。病証如此。恐發急變。不可緩議。因處大承氣湯。兼用越婢加木附湯。二便雖快利。而不見著效。侍臣皆懼。居七八日。病勢稍穩。安。而浮腫更加。仍貫前方。時以平水丸下之。如此三十

瘀毒癥結。而發水氣者。非利水劑所能治。當用大承氣湯。腹中柔和。則水氣自去也。

水腫病經久之後。其腫隨左右側卧。而移。或肌肉鞭。而大便濡。缺盆手掌足心皆平滿。臍孔凸出者。脫症也。多死。

若山藩小芝德藏母。年七十餘。患水病。脉浮數。一身腫脹。喘鳴。氣急不能卧。身熱而渴。口燥咽乾。舌上黑胎。心下有凝結。胸腹煩滿。不大便。余與木防已加苓朮湯。兼用大承氣湯。二便日快利。其心下急迫發痛。則用吳茱

莫湯瀕死者屢而遂得快復服藥一月餘耳

北辰屋新之助年七十患水腫身熱惡風小便不利身面微黃口舌燥而渴虛里跳動咳逆喘鳴心下鞭腹脹四肢痠重按之陷凹不速起與越脾加苓朮附湯每夜用南呂丸一錢快利日二三行服月餘全愈

竹原元兵衛年三十餘患水病脇腹硬滿身熱而渴咳嗽短氣小便不利一身洪腫微黃按之沒指用越婢加苓朮附湯夜夜與大承氣湯一貼服二旬餘諸症如失調理月許告愈翌年秋會風霜肅殺腫滿復發脉沉遲

胸腹煩滿一身又黃腫按之柔軟如泥小便不利因與防己黃芪加附子湯兼用陷胸丸病者曰去年患腫滿賴先生治而愈今年再發以後自覺如水漲胸脇雖服陷胸丸有嘔吐而無快下利服後胸中潰潰不能飲食氣力日衰請為之所乃作鐵砂煉與之水瀉日數行服八九日諸症隨退但心胸痞滿小便不快利因投茯苓飲二旬許全收功

痛風遊走於手足或遍身者勿論冷熱作輟當先撰用桂枝附子湯桂枝甘草附子湯桂枝加朮附湯兼用十

十棗丸。蕤賓丸等。心下痞者。宜附子湯。痛處腫起。或發赤色者。撰用葛根加木附湯。越婢加木附湯。桂枝芍藥知母湯等。俱加反鼻。兼用平水丸。十棗丸。強直或強屈有痛者。宜芍藥甘草附子湯。烏頭湯等。更以七寶丸。十幹丸。動之以梅肉丸。攻之。無不治者。其延時月者。以醋毒不易動也。然委曲為治。無不愈者。

痛風。筋骨疼痛甚者。名白虎歷節風。其走注及腫起者。越婢加木附湯。病毒凝著而痛甚者。烏頭湯。痛處冷熱不必拘焉。經水不利。或腹中攣痛者。兼用桃核承氣湯。

餘日。諸症大退。唯痿弱不能起床。乃轉用桂枝加芍藥附湯。兼用消塊丸。或時用平水丸。諸症從退。起步復常。三月之後。始止藥。

加納候。患腳氣。胸膈動悸。腹拘急。四肢麻痺。攣痛。仰臥不能起。二便不利。食不少進。口中乾燥。予進越婢加木附湯。日六七服。每夜用平水丸一錢。過二十餘日。未見効。猶用前方。二便雖通。小便不快。利。麻痺雖少減。兩脚拘攣更加重。因轉桂枝加芍藥木附子湯。兼用消塊丸。服二十餘日。腫氣麻痺大減。而腰脚緩弱。猶不能起步。

強屈伸則兩脚忽發攣痛而內臟水氣有時出沒因轉用防已黃耆湯兼用如故水氣雖退隻脚拘急尚不能步行用黃芪建中湯通計半減歲餘而復故凡水病為衝心狀洵為極患非出斬關奪門之策不能成功用大承氣大陷胸等取快下利死中得生唯此一路然用度無紀律不特無効反生禍害不可不慎重也若至精氣衰弱者唯用利水劑為佳

水病如腹中無瘀毒者及老人羸人以利水之方為主宜兼用平水丸十棗丸陷胸丸白桃華湯等若腹中有

若浮腫不退者以十棗湯下之取快利則腫速去此症治療失法毒氣留着遷延不愈者筋急肉脫骨節隆起不能屈伸遂成廢痼或為鶴膝風是不特病者驕恣不服藥守禁抑醫治不得其道也

痛風初起速可芟除根柢若摸稜為治荏苒不差則終為滯患至年年發動則血氣竭盡筋骨枯腊卒不免為廢人

鶴膝風固屬難治其初起膝頭漫腫骨節疼痛不能屈伸或焮熱作暈者速可謀消散宜越婢加朮附湯兼用

十棗湯前症無炊熱紅暈而寧急惡寒俱甚者宜烏頭湯其輕者宜桂枝芍藥知母湯日用薰蒸劑時以紫圓攻之則腫痛消却屈伸復故若毒不動腫不消者當貼發泡膏以取稀膿或瘀水若仍腫脹不差者宜刺膝眼穴以泄水液從入破敵經日二三次外貼先鋒自瘰其自風濕風毒腫而變者尤為難治治術湯丸針膏皆同其法若至已踰歲月股脚瘦瘠膝臏斗大凝結頑固不能屈伸者概屬不治

寫田留吉婦年三十餘兩足頑麻膝臏難屈伸身面青

黃身熱微惡寒短氣吐涎沫唇舌乾燥心下悸而結硬腹中拘急時時為痛余曰疾非俄發其來有漸其治亦不可不以漸也乃與小續命湯兼用黃鐘丸期月寒熱諸症略退而腹中拘急脚猶苦冷痺攣急因轉當歸建中湯尚兼用黃鐘丸數月復常

黃疸證有易愈者有難愈者須於其初辨之然一診辨之固非易事

黃疸証有無熱胸降腹脹久久不愈者後或至大患藥須長服熱病兼發黃者易愈其可汗者桂枝加黃芪湯



麻黃加朮湯。麻黃連軹赤小豆湯。可吐者。瓜蒂散。可下者。大柴胡湯。茵陳蒿湯。瀉心湯。枳實梔子大黃豉湯。又有宜抵當丸。桃核承氣湯者。須參兼症。有黃汗者。宜桂枝加黃芪湯。黃芪桂枝五物湯。發黃而痰喘短氣。久而甚。色變熱黑者。危矣。

西尾候老女梅尾者。抄冬得外邪。一醫大發其汗。過八九日。灑灑不止。更延一醫。至翌春。汗仍不止。來乞診。診之外邪已解。但鬱瘀內熱。自汗不止也。以胸中動悸腹中閉滯。與黃連解毒湯。二便快利。腹中大和。用十餘日。

卒然一身發黃色如金。旁人皆懼。余曰。是鬱熱潰敗。瘀毒外泄之候。佳兆也。因用茵陳蒿湯。二十餘日。發黃全消。自云。壯年來經行不調。時時腹中腰股攣痛。乞療宿疾。因與桃核承氣湯。腰腹益柔和。又發黃色。復轉茵陳蒿湯。黃色速消。於是復用桃核承氣湯。凡半年。宿患全瘳。斯人居常眼中不了了。不能辨細物。服藥之後。瞻視如常人。

黃胖病。面色青黃。虛里動悸。息迫不能起步。身體浮腫者。不可餘藥。宜鐵砂煉長服。必有效。若不能服下藥者。

宜溫中丸

陰萎症有得於天質者有因於疾病者其出于天分者固非藥劑所得而治也由疾病者其候又不同有臍下有動時時泄精斷不勃起者有每夜夢寐一時勃興臨事萎縮者有腰冷小便頻數萎縮不為用者此三症必有動天雄散煎服嚴禁入房則大抵二三月有效若無腰冷小便之變而少服弦急或頭眩者宜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又有身體健強無他故但臨事萎縮不為用者余嘗療一男前症者婚娶已四年其婦求去其父來泣

請治診之陰萎外無可指症但云荷擔重物路程少遠則腰脚頻覺疲困從前不覺有此余乃與八味丸灸腰眼八膠氣衝陰谷三閱月陽道稍復益服前劑前後六閱月其婦始孕預月奉一男婦人孕姪中其父患疫余往診病者合掌曰過荷厚德賤婦已孕矣老夫年已六十死無遺憾焉垂泣拜余未十日遂死恨不令見孫兒耳

強中病人所羞匿故不多見此多慾之人情念猖狂淫心妄動不能自制故寤寐勃興精汁漏泄耳至甚日間

亦爾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黃連解毒湯等或用甘草  
小麥大棗湯兼用瀉心湯為佳巢元方概為少壯時服  
燥烈石藥之所致者空論耳不可從矣婦人藏躁症亦  
有與強中病同其理者治療之際可著意診察焉

吼喘症多為宿疾滯患其發也或自外感或自時令變  
更或自酒食過度由飲食發者先以紫圓大陷胸丸下  
之而後用麻杏甘石湯或合小陷胸湯或用生薑半夏  
湯越婢加半夏湯等以逐除痰飲自外感時令發者用  
麻黃湯大青龍湯等發汗而後以南呂丸姑洗丸陷胸

丸等下之斯疾野農賤夫甚少都人士女常多若欲根  
治之則非飯蔬食斷酒肉不能也間有患傷寒痢疾疥  
癬癰疽等治後其症脫然除者蓋以服藥日久從前爵  
毒外發下泄病後元氣健運血液循環自不生粘液也  
一種有居常吼吼不止亦不至甚者此症斷鹽禁肉數  
十日飲以小青龍加石膏湯射干麻黃湯桂枝去芍藥  
加皂莢湯等每五七日以十棗湯桔梗白散輕輕攻之  
必治又平日禁酒肉服猿頭霜蝮蛇霜自然有效學者  
試之

咳嗽久久不止聲嘶者惡候也不可輕視但無惡寒身熱臭痰脉數等症者可治撰用小青龍湯麻杏甘石湯加桔梗炙甘草湯兼用南呂丸或姑洗丸自然有效身熱微惡寒喘咳吐沫神色不揚脉稍數荏苒不愈者後多為肺痿為骨蒸至不可救決不可輕視按此症不問咳嗽有無古者謂之殭瘵楊子法言曰殭去怯瘵音微也宋衛之間曰殭自閔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曰殭瘵病半臥半起也按殭余涉切音葉殭瘵重韵字郭注曰殭去怯反恐誤

勞瘵古人以為不治之病實然雖然當初諦診脉症若少見其機則當說示始終利害節慎飲食起居尤戒時令之變更令勿誤攝持安和心情禁斷房障爰藥隨宜而無怠慢則尚可以僥倖於萬一是猶滅火於星星導水於涓涓也若至燎原潰堤之時則決不可為已但知其不可為病家有請託在醫不得不下手故設施之方亦不可講究諳鍊苟措置不錯則可以靖苦惱制轉變雖不能令病者起且可令免極危極險是亦為不負醫之任也矣

勞瘵之癸多由外邪侵觸而作。故初起多脉浮頭痛癸熱惡寒咳嗽身肢惰痛宛然感冒。故服藥癸汗則邪氣解散所患如失。此時瘵疾已萌欲發而未癸也。繼復得外邪又作前狀如此二三次以後此症始成。又有外感遷延不愈遂為瘵疾者。其初起病者與家人不深經意。醫亦多不辨識。視以為平常外感而至寒熱不輟。欬嗽漸加。吐痰或痰中引血絲或吐鮮血敗血。臥寐不安。心氣鬱而面色不揚。脉見芤數。於是始指為瘵疾。則已蒸熱熏灼。精氣內竭。不可復為已。

傷寒久瘵疫痢脚氣麻疹等之後。有繼為勞瘵者。婦人有經閉或不調。遂為勞瘵者。世稱之乾血勞。產前產後得外邪寒熱咳嗽。遂進為瘵疾者。世謂之蓐勞。是皆素有根柢者。非一旦遽成此症也。察其所由。多是病中病後不慎保護。任情縱慾。以自致不起。斯疾之癸。大抵在十五六歲以外。四十歲以內。五十以後絕希。但如傳尸勞。則不論老人少者皆患之。予幼時見闔家十口盡死。以絕祀。如小兒稱疳勞者。灸藥食餌得其當。十可治七八爾。

勞瘵惡寒身熱咳嗽多吐涎沫或吐血或痰血并吐心  
胸煩滿巨里跳動短氣唇舌乾燥或惡心嘔吐者宜小  
柴胡湯小陷胸湯合方痰涎粘稠胸背變攣痛大便或  
間日或隔三四日者宜枳實薤白桂枝湯兼用南呂丸  
喘咳息賁胸脇掣痛者時用十棗湯十棗丸下之心中  
動悸咳嗽痰中交血或經水不調上衝汗出悶而不寐  
者宜炙甘草湯兼用黃連解毒湯或大黃蘘蟲丸若蒸  
熱如火渴而引飲吐血吐痰衝逆汗出心煩胸滿不得  
眠時液液欲吐者宜竹葉石膏湯若大便秘者兼用黃

連解毒湯大柴胡湯等咳嗽上氣咽喉不利吐涎沫或  
臭痰血痰一身煩熱精神衰脫者宜麥門冬湯加桔梗  
貝母

足立氏女年十有七延予請瘵病者自言經水不來已  
半歲然無有它故但微覺腹滿衝逆面熱耳兩三日來  
得外邪諸症並起診之脈浮數發熱惡寒四肢惰痛咳  
嗽嘔逆心下痞塞腹拘攣恍惚而不能熟眠眠則汗出  
而覺焉余竊謂其父母曰此瘵疾之初起而漸為大患  
矣非賤工所能已也請更延良醫其父曰公何出此言

僕一男一女。男猶幼稚。加之稟性薄弱。難期其成立。是以日望女之成長。今而癸此大疾。命也。僕知公久矣。幸以公之藥。死。死無遺憾矣。余固辭不得。先投桂麻各半湯。以逐外邪。服二三日。邪氣已除。而寒熱作。咳嗽更甚。夢寐驚惕。轉柴陷湯。兼用抵當丸。一日卒然吐血。二三合。黑血鮮血交出。因與瀉心湯三貼。大便通利。吐血速止。然猶痰中時時見血。仍用柴陷湯數十日。諸症漸退。飲食日進。服三月餘。氣力精神略如平。於是梳櫛浴湯。母子相携。觀東台櫻花。心情大舒。繼泛墨水。精神益

爽。父母大喜。病者以其無所苦。患漸急于服藥。飲食起居亦稍稍犯禁忌。居數月前。症復作。身熱脉數。效逆殊甚。又吐血三四合。其後痰中常交血。短氣難起步。與麥門冬湯加桔梗貝母。用抵當丸如故。療養五十餘日。諸症漸退。快復如前。於是詣愛宕祠。試躋石磴。氣息平穩。不異常時。父母病者喜甚。向予俱話其事。予曰。未見經水不足。賀也。猶持前方數十日。經水始來。予曰。佳信已至。庶可得全治矣。自是良辰美景。屢出游觀。取適。至後月。經水又不來。居者數月。前症重發。蒸熱盜汗。兩頰潮

紅脉細數咳嗽日甚吐血數回諸藥無効遂死余療瘵疾無慮數百人未見如斯者

近江屋藤七婦年三十餘經行不調絕無子育壬子春其弟以瘵疾歿婦人繼得疾身熱惡寒夢寐不安飲食無味自以為瘵病心氣益虧余委曲慰諭服藥尋遭火災僦居敗壞雨露不蔽遂得傷寒至第九日請診診之大熱煩渴大便不通腹滿舌黃脉洪滑瘵本篤患加之以是証予難其治其夫強乞治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數次繼與白虎加人蔘湯過四五日諸証大退於是用柴

胡清燥湯一二日又轉大柴胡湯又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通計服藥四十餘日得瘵併瘵疾脫然如洗月事繼來明年舉男兒可謂真希有之天幸矣

伊勢崎藩鈴木昇婦年四十初夏得風荏苒不鮮喘咳短氣神氣鬱結寒熱交作頭重胸脇滿心下痞腹拘攣心中悸而小便不利至夜則五心煩熱不能眠眠則盜汗口燥食不進身體日削瘦先投小柴胡湯茯苓杏仁甘草湯合方二旬之後咳嗽喘諸症少退而胸滿心下痞塞煩熱依然如故乃轉大柴胡湯服二旬餘痞塞和



煩熱去。飲食生味。而腹中拘攣。四肢酸痛。皮膚習習。恰如蟲行皮中。心思亦鬱閉。因轉當歸四逆湯。兼用黃鍾丸。踰二月全愈。

芝山僊藏小奴。患氣鬱。有日診之。神思昏閉。面色青黃。微腫。至薄暮。往來寒熱。按之胸脇滿。心下結實。腹拘急。大便秘。食不甘味。虛里動。尤呼吸微弱。不能遠步。寐則乾咳。汗出。余先與大柴胡湯。日灸四花。患門數百。壯大便日快利。結實拘急。隨和。轉柴胡桂枝乾薑湯。服二月。餘諸症去。而眼胞尚微腫。嘔而甚惡甘味。兩眼眩然。怕

日光。其脉結滯。因投鷓鴣菜湯。小半夏湯。合方。日下虬蟲及穢物。二月餘復常。

賈人某子。年甫十三。患吐血。繼發咳嗽。友人某療之數月。漸漸加重。因謀治於余。診之。晝夜身熱。時時惡寒。胸動痞痛。睡眠恍惚。食飲無味。大便二三日一解。而咳嗽吐血俱不止。脉浮虛而數。余謂友人曰。此瘵病也。此疾熱不退。則諸症不愈。不特諸症不愈。更加他症矣。然恐熱氣終不輟已。乃相議與柴陷湯。時服瀉心湯。數日之後。血雖止而熱不止。病者感寒。咳嗽更甚。吐血復矣。口

燥咽乾。心胸煩悶。血液日衰。於是轉柴胡桂枝乾薑湯。兼麥門冬湯。用之數十日。面部趺上見微腫。漸漸衰憊。卧蓐半歲。遂死。

一童隸在途。卒然吐血三四合。自不以為意。主人見其面色慘悴。問知大驚。延醫乞治。既血或止或發。經數十日不治。於是就養於母家。母謁余請治。診之。惡寒身熱。脈稍數。咳嗽吐痰。痰中交血。微渴盜汗。舌上白胎滿敷。飲食無味。余謂其母曰。此瘵疾也。瘵養稍懈。必至不救。顧病者年少無知。恐不用余言耳。曰。兒年已十三。少辨

利害。妾當喻以死生。委曲看護。不敢失墜。尊敬乃與麻杏甘石湯。加桔梗貝母。兼用黃連解毒湯。日服五六貼。經三十餘日。咳血全止。諸症如失。來謝辭藥。余謂曰。疾始治。血氣未復。羸瘦猶甚。當精慎藥餌。以圖善後。今而止藥。是廢棄前功也。汝後必悔焉。不聽。歸于主家。執作如常。居二月許。前症復發。吐血咳嗽更甚。又來謝過請藥。余診畢。謂其母曰。病不可為也。母愀然哀訴。言與泣下。余不忍視其狀。作柴陷湯與之。每夜服黃連解毒湯。大便日通。吐血咳嗽俱減。而寒熱不休。夜間汗出。頭頸

特甚。沾濡衣襟。因轉柴胡桂枝乾薑湯。服二月餘。諸症漸除。飲食略如常。其母來曰。兒倦於藥。雖百方曉喻而不聽。可奈何。欲姑從其意。逍遙自適。以視其動靜。請賜不棄。月餘前症復作。符水咒藥皆無效。又來請治。熱勢如燬。咳嗽痰血。夜間尤甚。不得少眠。下利日二三行。骨枯肉爍。脉細數。氣息奄奄。目窩跗上浮腫。具諸惡候。與竹葉石膏湯。食量日減。精神隨衰。月餘死瘵。疾不治。固矣。然幼稚之時。思念未深。比之二十歲前後。過慮死生。損傷心氣者。猶為易療。如此兒。自初起。藥治不懈。保攝

不愆。猶或可望挽回。惜哉。

三河屋茂兵衛。年二十有五。初冬得風發熱頭痛惡寒咳嗽。自以為微恙。托近傍一醫。不治。易醫數輩。至仲冬末。請余治。診之。午後惡寒而發熱。脉數短氣咳嗽吐痰。夜間尤甚。形色衰脫。顏面青白。而兩頰稍潮紅。竊謂其母曰。此真大患。治不可以幾。然尚有一策。能守余言乎。否。曰。前醫皆已以為不治之疾。幸蒙不棄。自今而後。雖存一日。皆君之賜也。藥餌唯命。乃灸脊椎左右各十一穴。每日炷四百餘壯。與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

湯日夜六服兼用南呂丸每夜一錢越至明春正月病  
苦減半時余適有北越之行因誡之曰余當以春夏之  
交歸謹遵行各藥莫以小異變動心又命門生曰日夜  
後症狀有小異謹勿轉方劑自是諸症日退及余之歸  
十已除七八仍用前方各病不懈前後五閱月全然復  
故此病得治者千百無一二如茂生者真至幸哉  
松屋幸八女年八歲患吐血救藥數十日依然不止衰  
弱日加診之面色青慘微腫眼中亦青而無神采心胸  
動悸心下痞微熱喘咳腹滿脉芤數小便赤而少大便

日一二行吐血一度大抵一二勺或二三勺或時痰中  
雜血神氣閉鬱眠則周身微汗出余謂其父母曰斯症  
自遺毒來不可不下為作小陷胸湯加桔梗與之日四  
服每夜服大黃蠱蟲丸五分微利日三四行便色或黑  
或茶褐色臭甚至十餘日吐血稍減病兒大喜詎勉服  
藥其間雖症候有小異變確用前方數十日食量日加  
精神漸旺面部浮腫退稍生血色目生光采大便色臭  
復常服藥二月餘吐血全止諸症隨去三閱月至愈  
凡下血其色有始終鮮紅者有始終黯濁者有自黯濁

而至鮮紅者。有自鮮紅而成黧濁者。至其下多且久。必見短氣胸動。或為瘦瘠浮腫。爪甲枯薄等症。若心煩腹中有癥結者。主以桃核承氣湯。黃連解毒湯。輩若久久不止。見頭旋少氣。萎黃腹痛等症者。宜用當歸建中湯。芎歸膠艾湯。黃土湯。當歸芍藥散等。食餌鷄子雞肉。為佳。臍下凝結。或臍中疼痛者。宜大黃牡丹皮湯。有腹痛累日。卒然吐下凝血者。斯症吐下後。有全然無事者。有暴脫昏憤。冷汗如流。四支厥逆。脈微欲絕者。如此者。先用瀉心湯加甘草。厥回脈復。心氣已定。則更撰

用對症方。吐下凝血後。有腹痛妨滿。攣急如盤如弦。或見塊者。是其毒尚未盡也。但吐下後。神氣暴奪。是以脈多見微弱。芤細等。決不可疑懼。治法。桃核承氣湯。兼用當歸建中湯。人參湯等。攻守併行。徐徐收効。為良。此症在酒客間。有無後患者。然竟不能保年壽也。

衄血。有有害者。有無害者。先以龍骨末。或山梔子霜。吹入鼻中。從用瀉心湯。頭上施溼濕紙。慰斗法。必止。其血出多。或至數日。必巨里動悸。短氣。一身萎黃。目眩頭旋。不能起步也。然藥治得當。則無不愈者。如老人衰弱人。

億

則間有手足麻痺。言語蹇澁。心悸健忘。殆如痲症。漸漸衰如愈。如不愈。一二年竟死者。不可不注意。救療焉。少壯人居恒有上衝面熱頭痛。眼赤澁痛等症者。不特無害。衄後有反覺爽快者。又傷寒三五日間頭痛發熱甚者。衄血却為佳候。如在十日前後。反為凶候。此邪熱擾動血失其常度也。難痘發衄亦惡候也。治法衄不止者。瀉心湯。黃連解毒湯。桃核承氣湯。柏葉湯。芎歸膠艾湯。各隨其症。衄血已止。而眩暈昏迷者。當水服失笑散。灸三里湧泉等穴。凡衄後心胸動悸。短氣眩暈。不能步履。

者。撰用茯苓桂枝木甘草湯。當歸芍藥散。兼用瀉心湯。失笑散。若兼麻痺浮腫者。桂枝加苓朮附湯。小續命湯等。兼用鐵砂丸。或溫中丸。或黃連解毒湯。食餌將養。鎮靖精神為要。

諸失血中。衄血獨為無大害。然所識一醫婦。年五十餘。衄三五日不止。斯婦自幼時時有斯症。故自不以為意。服藥而時止時出。經十數日全止。自後一身面目發黃色。手足麻痺。機轉不如常。諸藥無効。過歲餘遂死矣。是亦可懼也。余曩年療一婦人。年五十餘。卒然發衄。三日

間流漓不止。目瞑不省人事。手足厥冷。心胸動悸。脉沉微。他無異狀。余療之三晝夜。用瀉心湯。柏葉湯。抽刀散。及奇方。各炳種種盡力。終無一效。余術殆窮矣。偶覩一大青筋橫左肩。以為此物必為祟。因將芥葉針刺之。血迸出。未拔針。病者已呼痛。而衄血隨手而止。諸症如失。調理數日復故。其後無有遺害。治出於意料之外。可謂奇矣。

有癩進而癡狂者。有卒然癡狂者。無論男女。二症俱有。陰陽二狀。陽狀者。眼中如火。大言錯語。稱帝稱王。晝夜

不眠。或脫衣走。或欲入井投水。或飲啖無度。舌上乾燥。或黃黑大便多秘閉。脉多洪數。膈中跳動。腹中結實。或胸中煩悶。或腹肉著脊。如此者。宜撰用瀉心湯加辰砂。大柴胡湯加鐵砂。大小承氣湯。白虎湯加黃連。石膏黃連甘草湯等。初起專屬上鬱。胸中滿腹中無他異者。可以瓜蒂散快吐。有一服得全愈者。狂元非死症。唯治法貴神速。宜峻攻。劫奪。若屬經水不調者。可擇用核下桃承氣湯。抵當丸。陰狀者。惡接人。或獨語。或不語。爵爵多猜疑。屏居默坐。胸腹動悸。又多不卧寐。心神急迫。悲愁啼

泣欲自死。忽坐忽起。此症多在失產失意。抑鬱無聊之  
人在。婦人則月行底滯。或怨恨慾鬱之人。多患之。治法  
以達鬱開滯。緩舒急迫。順導月經為主。宜撰用柴胡加  
龍骨牡蠣湯。瀉心湯。或加甘草。或加辰砂。甘草小麥大  
棗湯。桃核承氣湯。抵當丸。若諸藥濫投。荏苒延歲月。則  
間有癸水腫。或不食衰弱至死者。不問陰陽兩狀。上逆  
甚者。瀑布灌水有效。又灸脊骨第二椎。左右相距各一  
寸半。炷大如銀杏子。益佳。灸後以萬應膏封之。灸痕  
潰爛流膿者。必有效。但病經歲月。已為滯患者。多屬不

治。其幸得治者。亦多為癡騃。余嘗見三十餘年裸體而  
不死者。

某藩一監察。在公廳中。猝癡狂。手刃同僚。傍人止之。縛  
付其家。家人倉皇迎診。胸中動如怒濤。腹拘急。勢迫心  
下。眼光射人。大聲躁詈。不少安牀。蓋有所憤激而癡也。  
乃與大劑瀉心湯。加石膏。日六七服。日後狂躁稍穩。然  
晝夜不寐。大便不快利。因轉用大柴胡湯。加鐵砂。大便  
日二三行。而飲食倍常。余戒家人減其量。服藥數月。精  
神畧定。家人大喜。漸息監護。病者親聞。引刀突吮。傍人



奪之急延瘍科療之以創不甚深得不死大聲罵詈益甚家人殆窮余急服天茄散五分未霎時昏昏就睡恰如死狀至翌日睡眠初醒乃與大劑瀉心湯加石膏精神日穩妥服數十日與人應接言語舉動略如平唯夜間悔往慮來不得眠乃與大黃黃連甘草湯加辰砂前後通計半歲而復故其後前方煉蜜每夜服之不懈自後不再矣斯人性嗜酒病後誓而絕飲可謂懲而能誠矣。

某藩鈴木祗司者卒然癡狂大聲罵詈不辨晝夜不避

親踈脫衣服投器物猛力異常家人不能制焉親戚四隣相集十餘人僅能縛之遣使請予往診之眼赤色目睛射人教言錯語不絕口臆中跳動腹脹如循鼓皮脈洪數余問發病情狀其毒妻曰初不知何故嘗悶愁思數十日晝夜不寐問何所患閉口不為一語數詰之則退屏處一室其狀如有所怨懷忿恨者遂至于此余乃與大承氣湯命造柙居之一夜毀柙排戶而脫走傍人追及捕而縛之再改造柙傍穿一口才通飲食湯藥勅家人一切止滋味但食糜粥少許日三次復投大承

氣湯以其渴甚。願服藥。下利日數行。二十許日。胸腹大  
和。心神稍靜。不復狂躁大聲。乃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服十餘日。心氣大抵如常。於是出柙移於床。居數日。狂  
狀全治。但如健忘狀。用前方二十餘日。前後三閱月止  
藥。將養三十餘日。始出就職。爾後不再發。

某候患癩久不愈。余應召療之。其症癩則不省人事。忽  
起於蓐。奔走廳中。力倍平日。不辨障壁柱屏。抵觸則顛  
仆。即一身痠攣。脊椎反張。椎骨軋軋為聲。及甦絕叫一  
聲。則支體如泥。每發如此。余進瀉心湯加辰砂半月餘。

病勢大減。但夜間鬱鬱不得熟眠。因轉柴胡加龍骨牡  
蠣湯服藥二月許。前患如忘。一二年之後。壯健如常人。  
一婦人發狂。屏居小房。鬱鬱不聊。面壁獨語。或低笑。或  
愀然泣涕。或謂外人來窺。或謂官吏來捕。或謂四隣議  
我短。或謂每夜盜來。奪去貲財衣服。恐彼猜此。心情不  
少安。急迫欲死。余診之。脉沉弱。心胸跳動。從心下至小  
腹滿而微結。處處作悸。飲食無節度。或終日不食。余謂  
其夫曰。此過慮憂愁之所致。狂之陰症者也。宜軟辭慰  
撫。決不可怒罵詰責。乃與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兼用甘

草小麥大棗湯大便日利服三十餘日急迫少緩稍稍就眠諸症隨穩然動悸依然不除夢寐怵惕時驚起聳動而大便又不利因轉大柴胡湯加鈇粉一錢大便快利疾苦日減服藥六十餘日全愈至次年夏經水不來三月前患復發症候略同而上衝特甚以故雖無少腹急結拘痛等先與桃核承氣湯大便日得二三行至次月經水利下於是復用大柴胡湯加鈇粉已而大便不利又更加芫消得快利則復用加鈇粉湯前後五十餘日諸症全除幹理家事如平日爾後肥健踰常有二子

云

鹿島喜兵衛妻年二十一左方手足卒然痿軟如泥自怪且笑過一二時嘗冒不省人事稍作反張狀脉小數胸中動甚余曰此癰也乃與小續命湯兼用瀉心湯雖得吐下依然如故因刺百會尺澤取血又無効至翌日面部紅如桃花目睛不少轉發熱而渴因用石膏黃連甘草湯更以桃仁承氣湯下之三四行諸症尚如初灸湧泉及大拇指頭數壯炷如銀杏子而尚不甦悟亦不甚痛苦過二日宛然如眠而死此症在四十歲以上間

有三十歲以下甚少。皆多不起。可懼。

狐憑與狂癩均失其本心。故其狀態有疑似難辨者。是以或誤認狐憑為狂癩。指狂癩為狐憑。奸巫妖僧乘之。欺瞞網利。醫惡其如此。遂有無狐憑論。然未親驗狐憑有無。而臆測駁之。畢竟武斷耳。余親見狐憑數人。其情狀與狂癩自異矣。宜諦診甄辨。勿謾用藥以惹笑。

水飲留滯。有時吐出者。其水或苦或酸。腹痛休作。飢則雷鳴逆滿。食則却快。或有物浮于腹表。出沒無常。處上下無定位。或瀝瀝為聲。消散暫焉。復聚腹中。拘急。或有

堅塊。諸藥無效。依然引歲月者。主方宜附子粳米湯。大建中湯。合方兼用。消石大圓。灸煇。食禁。當如嘈雜症。

嘈雜症。有胸中煎熾。須臾而止者。有每食僅二三啜。直窒塞于胸膈。頻吐白沫者。有每朝心下痞滿。乾噫不欲。朝食。或脊椎強急。與心下痞滿相連。意思鬱鬱。不知食味者。其人大便三四日。或五六月一解。甚至十餘日。屎燥鞭如兎糞。此證在五十歲以上。喝噎之朕兆也。其人腹裏必有癥結。為之張本。審診其腹。自可知矣。治法。撰用生薑瀉心湯。施旋覆花代赭石湯。黃連湯。茯苓飲。加

半夏每夜服消塊丸一錢或硝石大圓又鉄砂散煉蜜  
為膏用亦妙若心胸如熬或懊懣者宜枳實梔子大黃  
豉湯大黃消石湯兼用橘皮枳實生薑湯有心下痞滿  
時時發痛背惡寒者宜附子瀉心湯且灸五椎至十一  
二椎以癥結和鮮為期故非長就灸藥慎飲食起居不  
得効也然是在四十以內云爾若老人多不治

膈噎症初起一切禁飲食果物但大麥五勺煮作粥分  
為三次之食白湯送下伏龍肝末一錢日一錢服三四十  
日必有効真奇藥也此法雖服藥至少以其禁忌至嚴

病者多不堪遂廢全功伏龍肝可擇精良者若病人已  
經時月肉脫骨枯者雖用之無効

幸崎屋某患膈症半歲飲食悉吐脈弱無力肌膚索澤  
大便五七日若十日一行尿燥硬如兔糞眼中青黃精  
神萎靡余無他策可施乃與伏龍肝麥粥如法一切禁  
他物時以消塊丸適宜取通大便黑色燥結中時雜粘  
滑之物自始服藥不少吐二十日後食蕎麥麵又不吐  
病者大說然衰憊已極精神不旺且時屬嚴冬為寒氣  
所傷漸見浮腫遂死記余十八九歲時先考療柔名藩

士金子德右衛門者。用斯法凡五十餘日。全然復平。如  
幸崎藥非無功。而冲氣竟不接續。且為寒氣所傷。所以  
不得治也歟。

噎噎病既歷歲月。飲食不入。一身枯槁。腹癥隆然。見于  
肌膚者。斷為不治。此病飲食不入。血液無資。加以內熱  
鬱燠。故一身及胃管咽喉之絡脈中。血液粘稠枯澁。咽  
喉胃管因失轉送之機。食物所以不能入胃也。西洋說  
亦以為絡脈凝血聚結之所致。然直以絡脈之凝血為  
其病因。似未窮本源。後世五種噎。五種嘔。及十隔等

之說。殊屬附會。不足取信。  
胃翻症其腹必拘攣。鞭滿或結癥塊。此症不除。則翻吐  
決不止。翻吐不止。則血液日枯。精神日脫。終致不起。但  
斯疾多在少壯人。故慎飲食起居。靜養就治。病可以漸  
平矣。其為症也。有胸痛而吐食者。腹痛而吐食者。有穀  
食濁飲併吐者。有兼支體麻痺者。有腹中覺麻痺者。有  
口舌乾燥大便燥結數日僅一解者。及其羸瘦癥結磊  
砢。見于腹上。其狀殆與噎噎人同。治法一以柔和。攣急  
解。削癥塊。利導大便為要。三者復常。則吐食自止。又有

癸於蛔蟲者不可不審治法略與嘈雜同

吃逆症在傷寒痢疾諸重患殊為凶候噦一也而所以致噦者不一或實或虛或自胃寒或自胃熱或自前後不利或自蛔蟲屬虛寒者脉多沉細係實熱者脉多洪滑治法各隨其脉症有宜三承氣湯者有宜竹葉石膏湯白虎湯者有宜小半夏湯橘皮竹茹湯橘皮湯者有宜吳茱萸湯人參湯四逆加猪膽汁湯者有宜鵝鴝菜湯者又有疝家發噦數十日不止者往年西宮生者卒然發噦百治無効延至三十餘日族人相謀請余治余

診之無寒熱之可言又無胸中心下之可據但小腹攣急自臍傍上達左脇然按之作痛不按則不痛晝夜吃吃不歇而大便不利脉沈有力食不甚減於是用大黃附子湯大便日快利拘攣和緩噦隨利而減經七八日全瘳自初起至全瘳通計四十餘日矣余視噦逆症多而如此者少矣此以其初起誤治法故延引至此也眩暈症卧起俱甚或前冒耳鳴者宜澤瀉湯若有微熱頭痛嘔吐等症者茯苓澤瀉湯若氣上衝胸咽心脇支滿一身振搖者苓桂木甘湯若心胸煩悶心下痞而發

若症者撰用瀉心湯黃連解毒湯若胸中痞實時時惡  
心飲食不進或兼肩膊強痛者先以瓜蒂散吐之後主  
方隨宜又有微毒上攻眩暈劇者多兼耳鳴骨節痠疼  
等症宜桂枝加苓朮附湯葛根加朮附湯兼用七寶丸  
或應鍾散再造散時以梅肉丸攻之長服必有效又有  
可用薰藥者有可刺百會取血者宜審其証

頭痛為宿患者其症不一有每發二三日若五六日吐  
水數升其痛脫然止者此症屬心下停飲可撰茯苓桂  
枝朮甘草湯茯苓飲茯苓澤瀉湯頭中鬱重甚者以瓜

蒂散或獨聖散一二字吹入鼻中取水必効又有腫瘡  
頑癬頭瘡聾耳後致然者長服葛根加朮附湯兼用應  
鍾散或再造散舊痕再發瘡者必治若屬微毒上攻者  
末傳多致眼耳盲聾鼻壞咽蝕等用薰方或七寶丸十  
幹丸如法從用黃連解毒湯加石膏瀉心湯加石膏等  
則殘毒自盡又有癥塊上迫時時發頭痛惡心嘔吐者  
宜撰用半夏瀉心湯柴胡桂枝湯大柴胡湯有驗又有  
平素月經不調或自產後而然者當審其症以治之此  
症有可刺尺澤者又有真頭痛者卒然發頭腦劇痛巔



額成陷狀。夕發旦死。旦發夕死。非藥之所能治也。又有偏頭痛者。可照前而施治焉。無不治者。

有無他患。但頭額或眉稜骨痛者。此毒特着其處也。葛根湯中加水附或石膏。或用大青龍湯。兼以應鍾散。以驅逐蕩滌其毒。時用梅肉丸。皆可治。凡腹痛之外。疼痛有定處。而不移易者。兼施針刺放血。為佳。

卒然發頭腦眉額劇痛。眼球疼痛如破裂者。名雷頭風。不速治。則一二日之間。必為暴盲。初起以紫圓峻下之。次用大青龍湯。黃連解毒湯。加石膏。石膏黃連甘草湯。

大承氣湯等。雷頭風真頭痛二症。不知其歸宿。曖昧施治。則廢死立至。甚可懼也。

一婦人年三十餘。經水不來三四月。自以為難。無幾得眼疾。四五日間。忽然失瞻視。咫尺不辨。余診之。瞳子昏蔽。赤脉四圍。双眼不能開。頭項疼重。涕淚如涌。余謂病者曰。病勢暴急。非用悍猛治方。不可敵之。但恐汝不懼病。而反怖藥。病者懇請。言了泣下。因與桃核承氣湯。下利日三四行。諸患日減。服藥僅僅半月餘。瞻視復常。而經水亦順利。

工人甚平年六十餘。盛夏冒暑。自下總還路上。忽發頭痛。眼疼。歸家浴藻泉而卧。比及夜半。頭眼疼痛不可忍。詰朝叩余門乞治。診之。雙眼腫脹不能開。赤脉四起。瞳子昏暗。焮痛欲裂。寒熱交作。嘔而腰痛。問大便曰。不通。四五日。余曰。此雷頭風也。不速治。必為暴盲。與之大青龍湯。兼用桃核承氣湯。及眼四傍。累次用蟬針。以殺毒熱勢。既大便日三四行。頭痛漸退。赤脉日消。昏暗隨復。眼前方一月餘全已。自後不再發。

藥肆岡本長十郎妻。年六十餘。素患頭痛。一日冒暑之

稻毛村。歸路俄發頭痛。兩目昏暗。不能進步。婢僕相扶才歸家。其夫常貯伊豆熱海溫泉浴之。病者因甚。因浴之。至夜間。頭痛眼疼不可忍。翌日請眼科某某。更延一醫。相議與藥。而病勢益劇。因請余診之。毒氣鬱結。非可遽解。乃謂病者曰。病毒甚深。非尋常草藥所得而治。雖然能從余言。明尚可復。若懼其瞑眩。服平淡泛雜之藥。決不能再睹天日也。病者曰。苟得辨咫尺實為多幸。何望昔日之明。乃與大劑黃連解毒湯。加石膏。又謂之曰。三日之後。當以紫圓一錢。取快下。二醫聞之。交問余治。

二醫蓋以眼科鳴于世者也。病家遂惑其說，復托治於彼。治療不驗，終為長夜之人矣。後余過其廬，盲婦俯泣謝負余言。此二人病症因由正同。年齒節時亦若，而一為全人，一為廢物，可歎已。

真心痛誠為大患，多不治。初發先以瓜蒂散或鹽湯取吐，直灸巨闕。若不差者，可與走馬湯。得吐瀉而痛尚不休者，可撰用桂枝枳實生薑湯、枳實薤白白酒湯、枳實薤白半夏湯以和之。虻蟲痛亦有疑似心痛者，然必惡心吐涎沫。痛有作輟，治法宜甘草粉蜜湯。肘后方載治

心痛方。吳茱萸二升，生薑四兩，豉一升，酒六升，煮取三升半，分三服。意必有效。學者試之。

麾下小出氏患心痛，反覆轉倒，不堪其苦。余用調胃承氣湯，兼用橘皮枳實生薑湯，或大建中湯，使男右善侍傍進藥，痛雖有小間而不歇。因用枳實薤白半夏湯，以邦俗所謂濁醪者煮服之。病者以不堪痛苦，勉強服數貼，痛去若失，不數日復故。

寸白蟲其症甚少。俗家婦人動曰寸白，其實男子有之，而婦人至希。如小兒絕無，其為害亦不比蛔蟲之慘。但

見少腹滿或攣痛腰腿疼重血色青瘁等症耳。診視之際難的知其果為寸白蟲其方雖多不見有的効者。余得一方灸乾蒼一枚食盡若不能食者齧之唯飲其汁而後枳榔木香細末各一錢白湯送下則寸白蟲必下甚効。又以梅肉丸一錢攻之無不下者。此法自余發之吐血症治法固非一途其無故卒然吐血而見胸中煩悸心下痞塞上氣鬱冒脉浮大數等症者。撰用瀉心湯黃連解毒湯若吐後遽見虛候氣體困憊不食不寐胸腹隱痛呼吸奄奄血亦不全止脉細無力舌上刷白者。

栢葉湯馬通汁代童便用之。又有可與芎歸膠艾湯者。有可用黃土湯者一味生地黄汁亦佳。宜參考兼証以施之。吐血多者一吐即死不即死亦不能保多日。縱令不大吐至再至三亦多不起。又雖吐血少吐後咳嗽不止則有遂為肺痿者。有為勞瘵者。故斯症不可輕視也。唯在酒客則間有吐黑血衄血而從前痞悶胸痛懊憤等宿患。爽然如失者。又吐後有身體或手脚麻痺者。宜黃芪桂枝五物湯當歸四逆湯小續命湯若心下臍傍有凝滯者。每夜用夷則丸抵當丸等以下之。又吐後有

發黃微腫身熱舌燥短氣咳嗽者亦宜小續命湯又婦  
人有月水不利而數吐血者後世稱之倒經逆經多兼  
白沃此亦有至難症審其腹症以桂枝茯苓丸為煎桃  
核承氣湯土瓜根散抵當丸瀉心湯等速通暢血隧則  
吐血白沃自止若咳嗽而吐血者日後必為大患不可  
不鄭重措置也因感冒咳嗽或嘔吐等而吐血者是咽  
喉擦破之所致但治主證為要也心胸刺痛而吐血者  
此鬱熱煎熬日久而發也尤為篤患撰用瀉心湯黃連  
解毒湯柏葉湯若血咳兼背痛者枳實薤白桂枝湯有

奇効薤白宜倍分量又代薤白亦得凡吐血症假令出  
血不多其吐不止加以身煩熱晝夜咳嗽不寐不食  
等症者終為勞瘵狀而死

吐血症有沉湎鞠藥而發者有抖擻精神而發者有縱  
情任慾而發者有婦人經閉而發者有因鬱怒愁恚而  
發者須審其血之鮮瘀與其兼症以施治法速謝世紛  
攝養自適則十可治七八唯酒客肥滿身體不自如者  
不發痲痛則多吐血死

凡酒客身體豐胖肚腹堅滿皮膚麻痺手足不便者間

作吐血下血。此症不蚤治。後多為廢人。審其腹症。嚴斷飲食。酒長服瀉心湯。桃核承氣湯。大承氣湯等。或兼用小續命湯可治。若五六十歲以後。癸此症者。多不治。丹溪心法附餘曰。痞塊在中為痰飲。在右為食積。在左為血塊。氣不能成塊。成聚塊。乃有形之物也。謂有形之物成塊可也。以左右中。別痰血與食積。則是臆見之說。未足以為施治之準則也。假饒巧為之辨。要空論耳。世醫多雷同。可謂無真識矣。

諸病有癸徐而愈遲者。有癸暴而治速者。有雖惡証駢出。而猶可治者。有雖無諸惡候。而不見愈機者。診候之際。可詳察明斷。審其病情。以告諭患者。及病家。應諾而後施治療。勿診案粗略。含糊曖昧。誤治以惹病家之怨。受世人之戮笑。

凡診腹。腹中有塊者。宜辨別而後處方。有水塊者。其塊必聚散出沒。斯症疝家飲滯家有之。有血塊者。多在臍傍小腹之間。其結於脇肋心下者甚少。在男子。則飲酒過度。敗血留滯之所致。在婦人。則月經不調。或產後惡露壅閉之所生。審其病前因由。與目今症狀。則可以決

矣。亦有蟲塊者。多在心下臍傍。而柔韌不堅。有時而刺痛。有時而移徙起伏。又間有為糾繩狀。蟠蛇狀。而痛楚甚者。是蛔也。蛔症必吐白沫或清水。三者之外。皆瘵毒凝結作癥塊者耳。凡塊物作動者。以腹裏動脈接觸也。南涯先生謂血塊必作動者。其說未確。腹中有癥塊者。多作噫氣吐酸不食吐食等。斯症多發於五十以上。血氣漸衰之時。或發於酒食過度。淫慾。剝喪之後。是以難遷制也。若蔓延全腹。加以浮腫軟瀉等者。必死。

腹力軟弱。老人常態。故雖腹裡有動氣宿毒。自非急劇之症。不宜攻伐。其奔騰轉移作痛者。却為易治。宜以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茯苓建中湯等。徐徐謀之。治。

大凡塊物癸諸患者。有宜大承氣湯。消石大圓者。有宜桃核承氣湯。大黃牡丹湯。大柴胡加芒消湯者。又有由疝與留飲者。宜甘遂半夏湯。大黃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大黃湯。烏頭湯等。又有服藥中隔五六日。以大陷胸湯。紫圓類。可一峻下者。又有用消黃劑。頭眩激動。更加脹滿。攣痛等者。如此者。可兼用小建中湯。當歸四逆加

吳茱萸生薑湯輩。此寬猛相濟之治也。然腹裏結塊。本非一朝一夕。假饒極力攻之。不可遽除其根柢。且人有薄弱不耐厚藥者。有衰老及久病精力衰脫。難于攻擊者。此皆難於處措者。要當審其病勢緩急。及老壯強弱。以為之治也。

凡毒着胸脇者。其究多結癖塊。其結多在左方。此症日後。胃氣漸漸衰弱不振。故水穀不化。遂作種種之患。若不速削平。至老必釀成鼓脹消渴。膈噎癰痛等。撰用大柴胡加芒消湯。橘皮大黃朴消湯。消石大圓。以早剷除。

其根柢為要。

往年會津莊司某母。右缺盆骨下。左乳房上下。結核突起。大如甌如杯。皮色淡紅。按之如脂瘤。有時痛不可堪。通身微腫。咳而微喘。四支疼痛。與越婢加木附湯。桂枝芍藥知母湯等。凡三十日。皆無效。季肋又生一核。痰喘浮腫。日加劇。遂不起。而結核依然不散。余不得其解。錄以俟異日參考。并問博雅之士。

腹脹症。內外俱堅。鞞者。重症也。宜大承氣湯。內堅而外軟滿者。毒沈著于腹底也。亦宜大承氣湯。且灸脊椎。則



其毒轉而走腹。故藥易為効。若外堅而內如無力者。即鼓脹耳。

鼓脹病。藥治無効者。古人已言之矣。但其人資質強壯者。年齒未衰者。及精氣未脫。刺小腹去水。間有得治者。然多不免再發。

麴坊三河屋源兵衛婦。患腹脹半歲。眾治無驗。診之。臍左方一塊隱然。而腹狀膨乎。極力按之。徹心下小腹。自言平素經行不順。小便不快利。食無味。強食更覺胸腹膨亨。余言家人與病者曰。是鼓脹之漸也。今服藥怠慢。

因循送日。日後必有悔恨不及者。病者曰。妾應勉強就治。藥餌唯命。乃與大黃牡丹皮湯。日三服。夜一服。大便雜粘滑臭穢。晝夜四五行。小溲亦茶褐色。臭氣甚。服一月許。脹滿大減。腹中却發拘痛。蓋塊物動搖生痛也。乃轉大黃附子湯。芍藥甘草湯合方。經十餘日。拘痛如洗。因復與牡丹皮湯。二便色臭如前。而塊物漸銷磨。腹脹日除。踰三月。全然復故。余言家人曰。此人假使方証得適。服藥不履言。焉得脫崇患。其得治實以病者勉強不懈也。

宮川藩北川文助妻患鼓脹半歲餘請治診之腹脹不能起坐兩脇下亦膨滿自言有塊物如拳者三時時上下余按之不可得蓋以脹滿甚也飲食不進氣色沉重兩便不快利脉芤細經水不來已年餘云余與大承氣湯兼用真武湯兩便快利脹滿日減服五十餘日稍稍得起步余又令毛見川西可者按抗腹背自是脹滿更減塊物漸消服藥半歲餘復故

一士人年六十餘患鼓脹垂一年請余治診之腹皮鞞脹臍兒突出四肢羸瘦如乾蛙胸骨瘠露而眼窠手掌

足跗皆已見腫飲食不進脉微無力病者曰已經衆治無效不欲復服藥若得針刺去水腹脹少減死無遺憾余曰病篤體羸刺法決無益病者與家人懇請不已乃臍中貼芫青膏繃帶約之至翌夜臍孔腐潰水漉漉出乃一人擁背二人以浴盤承之而去其帶粘水迸出如建甌計水出一斗餘脹滿頓除腹皮殆著脊然氣息奄奄欲絕乃以萬應膏封臍孔仰卧床上與茯苓四逆湯氣息漸復飲食少進然精神竟不旺過十日而斃矣自今思之畢竟屬無益耳素靈之成於秦漢宋元以還

諸家各有評論。劉桂山纂輯以著素問解題。前此物但  
徠縣周南縣柳莊亦皆有辨。余已採入于橘黃醫談。項  
日讀李川父醫史載載良所撰滄洲翁傳。中有經方論  
今援數條就贅卑見于各條之下。翁姓呂名復字元膺。  
學問淵博。有著書十餘種。

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  
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韓諸公  
子所著。此說誤矣。素問解題有辨。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異  
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

靈蘭秘典。五常政大。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  
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脉病名鍼  
則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  
大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  
越是書矣。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  
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  
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  
漢志之數。而為之注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  
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焉。惜乎朱黑混殺。玉

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踈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願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脩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注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注者乃扁鵲大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李有靈樞略

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逸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素靈條亦有詳論可參考

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草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燼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群縣乃多後漢時制

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當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注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處諸公所撰名本草者凡三

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逸按徐洄溪醫學源流論亦有內經論本草論可參看又按前漢書平帝紀元嘉元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數十人又郊祀志曰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又樓護傳曰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因是觀之班史雖無錄前漢已有其書可知

矣。今所傳神農本草經，間有似道家方士之言者，其出于道家補緝無疑。呂氏以郡縣一事為仲景元化所記者，踈矣。

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維一集五家之說，而醇醜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廣、王宗正父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野亦為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

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釋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發越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足也。逸按難經亦出于後漢人依託物，但徠素難評。劉桂山難經解題有評論，可參考。

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撰次，而金成無已復為之注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流，固亦互有闡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

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脩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徃徃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間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逸按張子三陽三陰之目，本標病位，以示証治，其義與素問熱論不同。叔和不知，以素問之意，撰次之，加以私說，宋

龐安常以來諸宋家，亦皆從素問之意，以經絡為說釋，所以不得張子之旨也。至如云廣伊尹湯液，云張經王傳，固無確據。陳徐貂續，亦不足補本論之闕。明眼者當自辨之矣。

脈經十卷，乃西晉大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靈樞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衰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說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證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

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據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逸按滄州深信脉經故其言如此然叔和脉法別是一種與張子之旨夔然不同且今之脉經出于偽托不可知也

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中大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撰集原說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

醇醜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矣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逸按病源之為書醇醜雜揉實如李氏之書宋元以列醫門之課試所以後世醫術成拙劣也

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藥之法得石林林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弟先生寢室夢有所授護護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



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且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並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著賴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元化遺意覽者細為審諦當自知之逸按此書雖略有格言竟不免假託世尚有信之者孟軻氏有不  
如無書之歎不亦宜乎

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搜援六

經旁及老子之言以闡軒岐遺言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禔為之解義若達道正紀篇等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無害於美玉也李氏之論實然讀者宜明辨

陳眉公書蕉引唐李白與醫帖曰白金一挺奉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憶橘子黃醫者藏之語余著書有橘黃醫談亦取義于此

貝原損軒先生曰古人之用藥治病惟用一藥或用二

三味品數不多。故治病專一有效。病去則捨藥不用。唯用穀肉菜菓保養之而已矣。是於攝生之理為得宜。夫藥物皆是偏勝之氣。雖參朮木甘。無病則不可用。況其餘麋糲剛烈之物乎。後世用藥品數多。每至十五六味。攻補兼用。寒溫雜施。故藥力不專。治病少効。少効則用藥日久。其偏勝之氣積久而傷胃氣不少。不如不用藥之為勝也。孫真人曰。藥勢有所偏勝。安得不病。皆確言也。

徂徠先生銘吉子敏藥籠曰。惟毒毒人疾乃已。錫乃嘉

名愆攸始。疏數已度。唯其幾戒之。勿愆動之死。先生曠代鴻儒。今不必贊。其於醫理亦洞悉淵奧。觀素難評。醫言等可見矣。如送中村玄瑛序實醫人項門針砭。

鶴臺瀧先生曰。疾醫之為術。雖賤乎。而先王之子視斯民。不可不救其夭札也。於是乎立衛生之方。周公之分職。列諸中士。以為施仁之一端也。范文正公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也。夫士之得志。行於天下也。回轉天日。燮理陰陽。立德當時。流澤萬世。是良相之事也。醫之術。雖小子。其志則同矣。遇不遇。則天也。樂天安分。素其位而

行君子事也。故醫之為道也。依好生之德。以利物濟世。為心。不視貧富。不聽毀譽。不淫色。不酒酒。不惑財。不視異物。而遷唯疾之視。如偃僕。丈人承蜩。如輪扁之斲車。如庖丁之解牛。而後始可稱良醫也。已。先生有深感於醫流之蔽。故有斯言也。先生講經之餘。暇攻方伎。所在病者接踵。頗有治効。云嘗為人作藥籠銘曰。毒以祛毒。金石草木。視古御今。功成亭育。僅僅十六字。醫理盡於斯矣。

東涯先生才宏學博。其議論辨說。細大精悉。無論經解。大義乃。詹言瑣語。亦皆有益於學者。雖方伎之士。善讀其書。而融會貫通。則可以開心智。閱識見矣。爰錄其有資益于醫人者。一二人曰。之受病。固有輕重之殊。而元氣亦有虛實之不同。元氣實而受病輕。則雖勿藥。而有喜。元氣虛而受病重。則雖有良醫。亦不能保其必不死。然受病之輕重。亦由元氣之虛實。而致然。則元氣之不可不養也。信然。方秦之季。匹夫倡難。而七廟隳。而漢景帝之時。七國合謀。構兵。以清君側為名。而旋復夷滅。天下不搖。元氣之虛實。其効可見矣。若使七國之變。在于

元成之世則漢業亦不支矣

又曰人或謂書與事自是二事醫師常諳素難或拙救療目不識丁時奏奇効事非書之所能載也此亦偏見焉耳人多不好讀書遂謂讀書之無益以便其私孰知讀書之或不得其方而遂可謂讀書之無益哉斯言誠然唯其拙治療者不特讀書之不得其方蓋因師承之不正與無自運之才善讀書以事良師刻苦淬厲積以歲月自運之才亦可與學共長也

又曰學貴乎深造求之之過甚則流于虛遠學貴乎詳

說言之之過密則失于繁瑣虛遠之弊離實繁瑣之弊失要得要而實其庶幾乎真名論也學者宜服膺矣

又曰後世說經之弊三一日傷於煩瑣漢時秦延君說書解堯典曰若誓古四字至三萬言爾後解經正文只一兩節而注解連二三十紙而不止學者每苦於難卒其說皆坐繁瑣故耳二曰失於牽強古者因時制法隨事設教其歸雖同而各有條理不相混同其餘或述聖人之旨而失其意或託聖人之言而張已說者有之三經中所說各有主意非復一樣秦漢以來儒家之說

亦非一樣。及後世彼此相協混同附會。以成其說。而卒不免矛盾。皆坐牽強耳。三曰馳於虛遠。聖賢之教。就事實做說。其所謂道德仁義者。舉皆應事接物之方法也。後世學者。平日所講究者。無非此事。而求之于未發之先。窮之于無欲之境。恍惚變幻。毫釐錙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使人徒役心乎清虛。而外乎事務。皆坐虛遠耳。夫聖人之言。含蓄周遭。其意味固無窮。其効驗亦終身有受用。不蓋盡者。而其義則明白無疑。簡而易曉。何必枝梧其說。蔓衍其言。以費無窮之辭也哉。况乎附會以

成其說。虛遠以求其理。其不為陽駕聖賢之說。而陰為詖邪之說者。鮮矣。先生之論。其穩當著實如此。余觀從前醫家講黃岐仲景之書者。亦不得免此弊。可不深省乎。

又曰。人為學而不進。亦非無才也。不唯怠惰自棄為然。多困於私意。役於小智。沾沾自喜。不肯親師。友卒於無聞。畢竟好學之意不篤故也。君子之於學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亦可以足矣。夫子就其上。面亦必曰。就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有旨也。夫逸謂

修己安人之學固須有道積德之指授乃至小道末技亦皆有一定規矩不由師承不知規矩有時偶中亦不過邀幸少越已量即致敗績嗚乎昨日賣菜鬻果一旦圓頭掛袍儼然醫無怪其多賤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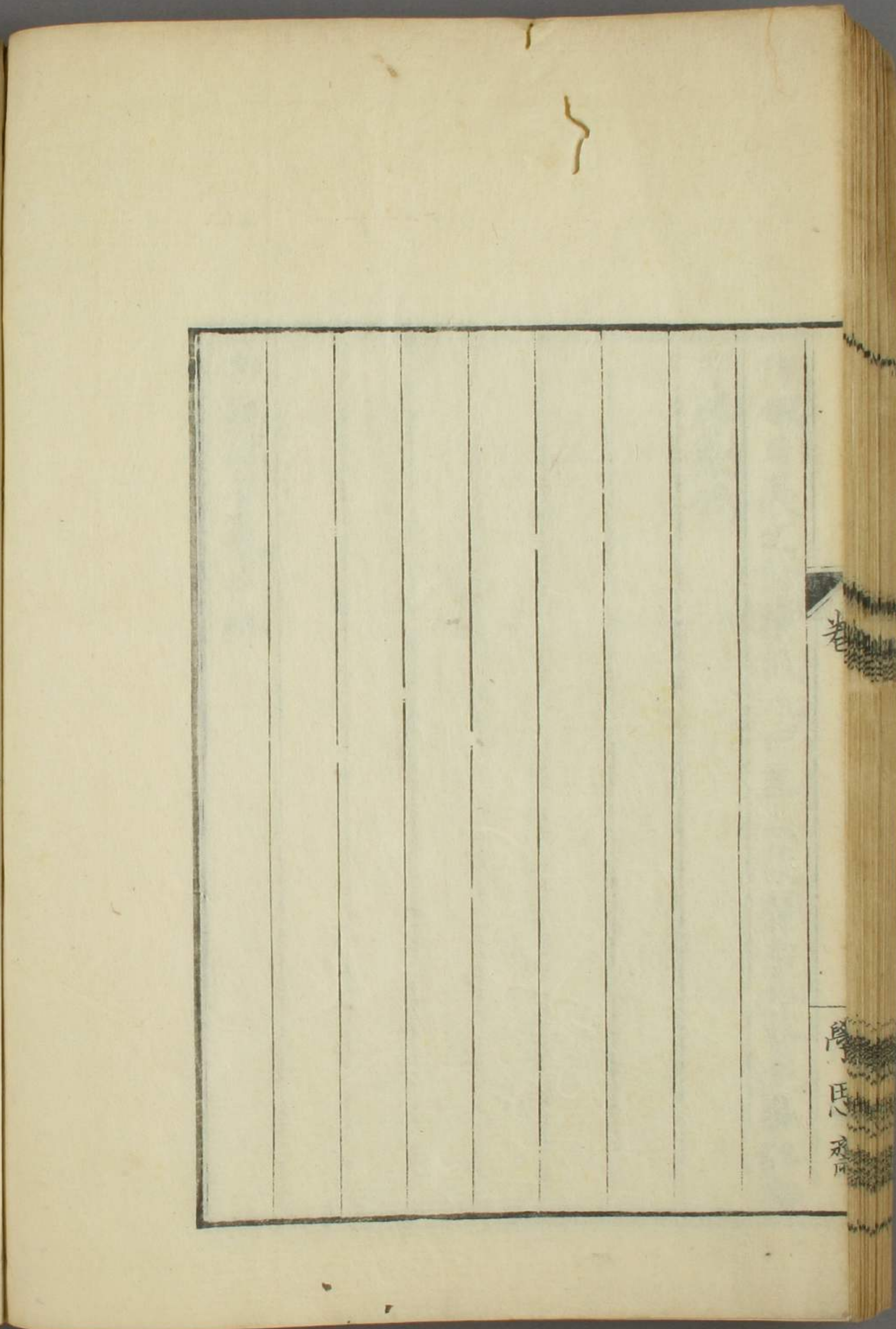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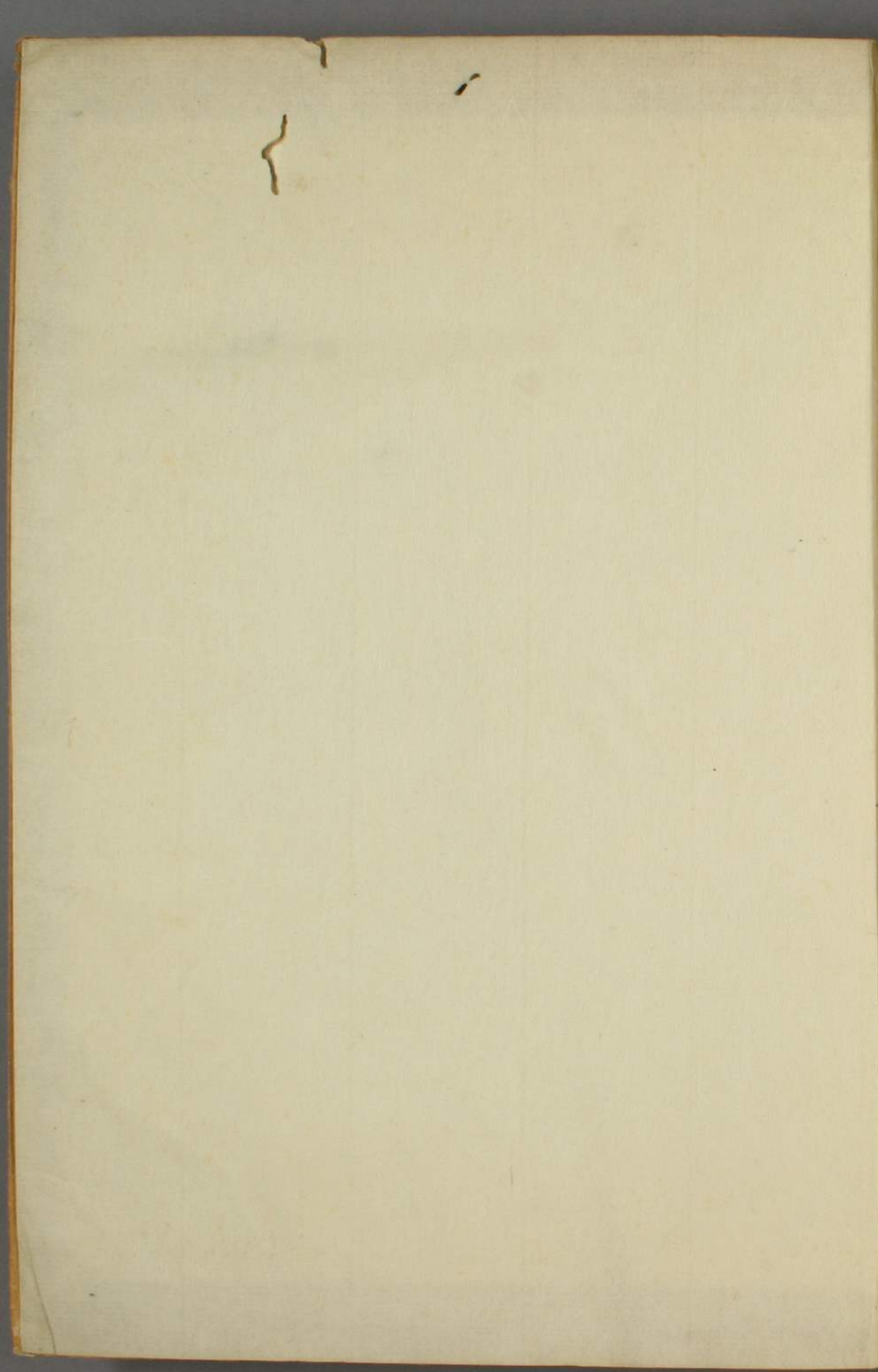
謝在杭曰秦少游少時讀書一見輒能暗誦之疏之亦不甚矣然負此自放蓋善從滑稽飲酒者旬期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

有勤勞之力而常廢於善忘嗟乎敗慧業者此二者余亦有此悔故錄以告後進之士云

凡讀書之際遇其精義要言適意之處必可撮錄以備遺忘時覽以體驗之如論說有異同亦可併存焉後來學問漸進則疑團釋然裁決立判葛洪曰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王融亦曰余少好抄書老而稱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余亦自少時所摘抄勿論經史子集其至言要論及關係醫事者積而成

堆暇日展之如逢故人中年以後醫業紛繁此事終廢  
可勝歎哉

井觀醫言卷中終



卷

陸氏



